

评点本

金庸武侠全集

天龙八部

评点本 金庸武侠小说全集

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总论

陈 墨

在金庸的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鹿鼎记》和《天龙八部》,这两部书堪称双璧。我曾与朋友戏言,如果说《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等书是杰作的话,那么这《鹿鼎记》、《天龙八部》则当称“绝作”,即杰作中的杰作。若要给金庸小说排名次,后面的不好说,《鹿鼎记》第一、《天龙八部》第二,在我看来是决无问题的。《鹿鼎记》虽然文化、艺术价值都优于其它诸作,只是它与其说是武侠小说,莫如说是“反武侠小说”,连金庸本人也认为它更近乎历史小说,因而若论及“真正的”武侠小说,那就要首推《天龙八部》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或许不无主观偏爱的成分。

不论怎么说,《天龙八部》不仅非常值得读,而且需要一读再读,乃至需要再三再四地细读。若是一般性地泛泛而读,了解一下大概的故事情节,记下几个主要人物,说是读“懂”了当然也未尝不可,但究竟“懂”了多少,那可就难说了。真正的艺术佳作固是雅俗共赏、境界深远,但毕竟赏法不同,所得也不同,其深入的程度当然也是不同的。

也有不少读者朋友对我说,《天龙八部》太不好懂,当真是不知深浅;更有甚者,是不知所云。原因是这部书太大(篇幅长、情节复杂、人物众多),又太深(难以明白究竟,好坏善恶似乎不那么分明)。这可以说正是读《天龙八部》的两大难点。最近还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读这部书有时觉得摸不着头脑,具体说,一是结构上难以把握;二是思想观念及艺术表现方法难以吃透。这两个难点相互有关联,交织在一起,也就难怪一些读者会一头雾水。

下面我们就按照难点的顺序及问题难易的程度,分别作一些分析和解说,看看能否帮助这一部分读者朋友打通难关。

一、《天龙八部》的结构

谈结构问题可深可浅,可难可易;可以是对一种结构的把握,以便做到纲举目张;亦可以是对一种艺术结构的评价,以便研究其创作的特色。

对《天龙八部》的结构,一般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觉得它过于庞大,以至于有些零乱,从而难以把握;另一种意见是觉得有些松散,在结构上不太完美。这两种意见,前者属于把握的层次,后者则属于评价的层次。不能说这两种意见没有道理,因为这不仅是不少读者的共同感觉,而且也能举出其客观的例证。

结构问题一直是中国长篇叙事文学的一大难点。推究其源,可以说是因为早期中国文学有诗学的经典及传统,而乏叙事文学的典范及传统,长篇则尤其少见。再看其“流”,则“演史”与“讲经”成了中国叙事的基本规范,前者是以史的编年及发展演变来作结构的依据和线索;后者则是以经书“理路”作为结构(展开/演绎)的依据和线索,作家的个人创作则较少见,而且约束重重。这种难点,直到近现代文学中仍未有真正普遍的改观。这个我们不必多说。且说现代武侠小说,也同样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境,具体到结构方面,若非完全按照传统的武侠故事模式进行,从而显得太

“紧”；便是作者信马由缰，写到哪儿是哪儿，从而显得太“松”。前者太“紧”，是因为它照葫芦画瓢，如“上山学艺，下山报仇”这一模式，套用得太多，结构上少有新意，不免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于是看头知尾，自然水准不高；而另一方面，一些武侠小说作家试图打破这样的模式，力求写出新奇的故事和人物来，但结果是虽有新奇，却没有很好的结构，因而与看头知尾的情况相反，是看尾而忘了头——因为头被作者的叙事甩到爪哇国去了。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影响了武侠小说的创作，那就是报刊业的发达，一方面促进了武侠小说的（连载）繁荣；而另一方面，因为连载，即作者边写、边载且边想、边写，这又使武侠小说的结构更加难免松散。其极端者，是首尾难以相续，漏洞百出，甚至有头无尾。

金庸的小说一开始也全都是先在报刊上连载的，一般说来，自然也难免受其边写边载的创作方式的影响。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金庸小说，都是经过修订后的版本，连载的局限得到了较好的弥补，因而影响不致太大。更为重要的是，金庸小说在结构方面有其独特的方法和模式，实际上从连载时就与众不同，并取得了超越众人的独特成就。

金庸小说的叙事方法与模式，简单地说，是抓住了“人”这个核心，即写人性、写人的个性；进而又抓住（或者说是展开）“人生”这个线索，即写主人公的成长、成才、成功。从《碧血剑》写袁承志、《射雕英雄传》写郭靖、《神雕侠侣》写杨过、《倚天屠龙记》写张无忌、《飞狐外传》写胡斐……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始终抓住了主人公从少至长的人生主线，目光几乎从不离开主人公的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事件。这样写，当然就不会太松散，而同时又打破了“上山学艺，下山报仇”式的简单武侠叙事结构模式。

进而，金庸小说的人生故事结构，不仅包括主人公的成长、成才、成功，同时也借以展开江湖传奇（这是武侠小说的本性）及历史风云（这又是金、梁等人武侠小说的独特之处）。这种江湖传奇与历史风云融合成金庸小说的人生故事的独特背景，同时亦成为其人生故事的发展依据，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结构整体。

再进一步，在上述人生故事及其传奇背景的外在的叙事结构之内，金庸的小说还有一种内在的寓言结构。你可以说是一种主题的演绎和发挥，又可以说是金庸对其笔下的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人生故事及其不同的生存背景的认知、感受和创造性的发挥。这是金庸小说结构中的一种内在的可变性因素，决定了这一部书与那一部书的真正的不同。

这种寓言结构，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解说，即可以将金庸小说分为外在结构层次与内在结构层次。一层是传奇—人生—主题层次，这是一般读者都应该能看到的；另一层是历史—人性—寓言，这才是金庸小说结构的“内功秘诀”。

由是，我们总结金庸小说的结构，全称应该是“三维二层结构”，即传奇/历史—人生/人性—主题/寓言。

再来看《天龙八部》的结构，问题就应该比较清楚了。当然，《天龙八部》之所以被认为是杰作中的杰作，正因为它在艺术创造及思想深度上比以前的作品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和突破。具体到叙事结构上，也是如此。

《天龙八部》甚至超出了作者原先的设想。——在这部书开头的“释名”中，作者明确地说：“这部小说以‘天龙八部’为名，写的是北宋时云南大理国的故事。”也就是说，作者的设想，只不过是写段正淳、段誉与段正明、段延庆之间复杂的亲仇故事。而实际上，这部小说后来大大超出了作者原先的构想，萧峰的故事、虚竹的故事、慕容复父子的故事等等，显然都不是“云南大理国的故事”。《天

《天龙八部》不仅写了云南大理国，还至少写了北宋国、大辽国、西夏国、吐蕃国的人物和故事，再加上已经灭亡了的大燕国（慕容家族）以及尚未建立的女真人的大金国（完颜部落），则这部书可以称为六国或七国之演义。有趣的是，结果已经如此，而作者却并未修改其开头“释名”中的提示，从而有些自相矛盾，而也正是这一点，成了被指责的由头。这种指责对不对，我们可以做些分析。

更多的读者，当然还是为难以把握小说的结构所苦，小说的空间如此庞大，人物如此众多，头绪如此复杂，让人怎么办？

其实，《天龙八部》的结构虽庞大却并不十分复杂，更非零乱到无章可循。它与《射雕英雄传》等小说的区别仅在于，《射雕英雄传》等小说多数只有一位绝对的叙事主人公（如郭靖、杨过等等），而《天龙八部》则多至三位主人公，即小说中先后相互结拜的段誉、萧峰、虚竹（若按长幼之序则应为萧峰、虚竹、段誉）。在小说中，这三位主人公如同三峰鼎立。如果当真去过云南大理，则会对大理城外的三塔留下印象。《天龙八部》或许是受了三塔的启发，而在小说中创造性地写出了三位并肩推出的主人公形象。

这样，我们看《天龙八部》就不再是无章可循了。大体上说，小说的第一卷及第二卷的前半部分（第一至十五回）是写大理国王子段誉的故事，这是作者最初的设计。在第十四、十五回中，段誉开始接触乔峰（萧峰），并与他结拜兄弟，自此，叙事的重点就开始由段誉向乔峰转移。这是小说的第一部分。

小说的第二部分，是从第十五回以后，尤其是第十六回“昔时因”以后直至第三卷结束，是萧峰之部，即以萧峰为叙事主人公，段誉的故事被暂时放到了一边。其中第二十八回“草木残生陨铸铁”由萧峰引出游坦之；第二十九回即“虫豸凝寒掌作冰”又由游坦之引出丁春秋及其与聪辨先生的师门旧恨；继而第三十回“挥洒缚豪英”则继续过渡，直到引出本书的第三位主人公虚竹。

小说的第三部分即整个的第四卷（第三十一回至第四十回）是虚竹之部。写虚竹如何由一位平凡的少林寺小和尚变为逍遥派掌门人、灵鹫宫的新主。在这一部分中，偶有段誉、萧峰的故事穿插其间，但都是作为副线乃至伏线处理的，这无碍于虚竹的主人公地位。

小说的第四部分，即整个的第五卷，是结局之部。交代所有重要人物及其关系的最后隐秘，交代所有事件和人物命运的大结局。这一部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为小说情节的发展与结局，即必不可少的结尾部分；另一方面，它同时又起到了托负或结构全书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倘若没有这第五卷，那么，《天龙八部》一书就当真是一部松散而至不成整体的小说了，而有了这最后一卷，小说才真正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浑成的整体。

《天龙八部》一书的全部结构如同一个盆景，人们能看到其中有三座山峰（即三位主人公的人生故事），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它还有一个盆景底座（即第五卷、大结局之部），从而在底部将萧峰、虚竹、段誉这三座峰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使之成为一体。正是在第五卷中，我们才了解到，萧峰父母乃是被虚竹之父玄慈等人所杀，如此酿成了萧氏父子的悲苦命运；同时，虚竹之母叶二娘则又是因为萧峰之父萧远山偷去了孩子（幼时虚竹）而变成了“无恶不作”的大恶人。段誉的生父段延庆乃是叶二娘的首领、同党；段誉的同父异母妹妹阿朱则又是萧峰唯一的异性知己、且死于萧峰之手，如此等等。小说的最后一卷加强了萧峰、虚竹、段誉三人之间的种种联系，使他们真正成为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不可随意分离。具体的联系方法与形式，我们将在后面的正文评点及回末评述中细说。这里，我们只是提出一个纲目，以便让读者朋友去把握它。

如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天龙八部》写到第二卷的中间，即由段誉向萧峰过渡之处，明显是要打破自己原先的只写“北宋时期云南大理国的故事”的设计。写到萧峰，尔后又写到虚竹，是突破又突

破，离原先的初步设想越来越远，而其结构空间也越来越大。这对于一般的武侠小说作家来说，无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其危险在于放得开而难以收得拢。但对于金庸这位叙事、结构高手来说，“坏事”（分散与突破）却变成了好事，他是既能放得开，又有本领收得拢。《天龙八部》的空间结构一扩而扩，扩到大得无以复加的程度，即不仅写了大理、北宋、西夏、大辽、吐蕃等五国之演义，从而空间发展到了极致，而且通过大燕之亡而其子孙图谋复辟，以及女真人完颜部落存而图兴并终于在日后建立了强极一时的大金国的历史线索，上溯下引，写出了历史时代的纵深发展的背景和趋势，从而使其时间上又大大扩展了。更难能可贵的是，前几卷扩之又扩，而最后一卷却能收束自如，从而使作品结构完整。在这一意义上，金庸在这部书的结构上，进行了成功的突破和创造。

至于书中的其他人与其他事，如慕容家族、逍遥派与灵鹫宫、游坦之、丁春秋、王语嫣等等，所有的人与事，莫不与萧峰、虚竹、段誉这三位主人公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既可以说是三位主人公的人生故事的背景，亦可以说是三位主人公故事的结构中必要的辅助、附加材料。用形象的说法，《天龙八部》是以萧峰、虚竹、段誉三人为主纲，结成了一张完整的人世之“网”——小说中的一切，无不在这张“网”中。

如此，我们又怎能说《天龙八部》难以把握，或者说松散、零乱呢？只要认真地一读再读，我们就不难抓住它的结构纲目，然后再顺藤摸瓜，由纲、目、科、系，一层一层地结构起来，可以说它庞大、复杂，但却不是零乱、松散。具体的例子，我们在后面的点评中会随时列举、指证。

二、《天龙八部》的意义

《天龙八部》的另一个难点，是很难说出它的主题，甚至难以回答“这部书到底是写什么的？”这么一个问题。

虽然前面有一段专门的“释名”，解释了这部书的书名来源及其意义，但相当多的读者还是搞不清楚：“天龙八部”到底有什么意思？这部书以此为名，到底是为什么，或者说有什么意义？

此书以“天龙八部”为名，当然有其重要的意义。

其一，表明此书的主题思想受了佛学经义的影响，连书名也取自佛经名词。

其二，表明这部书的写作方法，是以象征和寓言为主要特征，即为作者在“释名”中所说：“这部小说里没有神道精怪，只是借用这个佛经名词，以象征一些现世人物，就像《水浒》中有母夜叉孙二娘、摩云金翅欧鹏。”

以上两点，是我们打开《天龙八部》的大门，进入其艺术世界的两把钥匙。当然，要想打开大门而入，首先要找到门径在何处。

前面我们提到过，《天龙八部》的原初设计与其最终的成品有很大的不同，这不仅表现在其结构上，由窄而广；同时也表现在其写作方法的象征性上，由专而泛。作者要以“天龙八部”为书名，原初的设计是：（一）云南大理国是一个佛教国家，从而以佛经之中的概念名词作为书名显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二）不仅合适，而且“名副其实”，即在原初的设计中，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天龙八部”这八种非人的神道精怪，可以在“云南大理国故事”中找到对应——“天”即天神，似指刀白凤，其特征为“不乐本座”；“龙”即龙神，似指灵鹫宫天山童姥，特征是住灵鹫宫，且老龄而童身；“夜叉”似指秦红棉，特征是暗中伤人；“乾达婆”似指王夫人，特征是爱养花；“阿修罗”似指甘宝宝，特征是其夫极丑而自己极美；“迦楼罗”似指叶二娘，特征是每天要吃掉一个儿童；“紧那罗”似指阮星竹，特征是“善于歌舞”；“摩呼罗迦”似指康敏（马大元夫人），特征是“人身而蛇头”（不如说蛇心）……

可是,《天龙八部》的空间超出了大理国,而包含了大理、吐蕃等佛教国家及北宋、西夏、大辽等非佛教国家;进而,小说中所写的男女主人公,也远远超出了原先的范围,重要人物的数量亦随之大大增加了。若要将“天龙八部”与上述八人联系起来,显然难以涵盖书中的其他人物及其故事。因而,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天龙八部》中,“天龙八部”与其理解成一种专指,莫如理解成一种泛指,即,现在书中的“天龙八部”是一种普遍的象征,亦即:

(一)《天龙八部》中的人物,或多或少都有些“天龙八部”气,即“非人”的一面;

(二)《天龙八部》的世界,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一个人与“非人”混杂的世界。

以上两点,可以说是通往《天龙八部》的思想、艺术境界的门径。

《天龙八部》的主题,正如旅美学者陈世骧先生所说,是“冤孽与超度”(见附录:陈世骧致金庸函)。这又可以分两层说,即一层是写冤孽,这是书中人物情节的基本特征;再一层便是写超度,这可以说是小说的主题思想。

先说第一层,陈世骧先生说“书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见附录)这“无人不冤,有情皆孽”八个字,算是将这部书说穿了。就连书中的三位主人公,也同样处于这冤孽之网中:段誉与木婉清,情哥哥变成亲哥哥;段誉与王语嫣,亦复如是;若非白刀风临死之前揭露了段誉的身世之谜——这又是一桩冤孽——段、王的恋情势必成为绝世遗恨!虚竹一直是想当和尚而不得,却原来父、母双全,又咫尺天涯,相认之日又成永别之时;父亲是犯错的玄慈,而母亲却是恶名昭著的叶二娘。萧峰一生更是悲凉,丐帮帮主当得好好的,偏偏被人揭开了身世之谜,而无辜被罢免、被驱逐,由天下英雄的首领,变为汉人的仇敌;继而寻仇之中,又于无意中打死了唯一的爱侣阿朱;最后为免去大辽侵宋而终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书中的其他人物,那也不用说了。

究其原因,可谓纵横交错。纵的方面,是历史的阴影,具体说是父作孽而子蒙冤。如段誉所遇到的少女多为不被已知亦不被人知的自己的同父之妹,因而常常被“乱伦”的阴影所笼罩,实际上正是因为段正淳风流而致遗患。虚竹自幼孤苦的厄难,说到底是因为玄慈带人杀了萧峰之母,以致萧远山找他们报复来了。萧峰的人生困厄,更不必说与他无法挑选亦无法改变的出身有关,他所爱戴的养父母乔三槐夫妇及师父玄苦,居然是被他的生身之父萧远山所击毙,他不但有冤无处伸,反倒要背负杀父、杀母、杀师的罪名……

横的方面,即大千世界中的各式各样有形无形的联系,冤冤相报,孽孽相连。玄慈带人截击萧远山一家,使其家破人亡,原是受了慕容博的骗;而萧峰大战聚贤庄,使游氏双雄惨死,游坦之一生的命运由此改变,如此等等,我们在书中随时可以看到,不必多举。

如此纵横交错,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人世冤孽之网,但此书之中却又并无真正的神道精怪,所有的冤孽,说到底又都是由人本身造成的。具体说,是由人的希望及其过度的欲望扩张所造成的。王霸雄图、血海深恨、贪婪财物、痴沉性欲、嗔怒无度,俱可成为人世冤孽的起因,以至于将人生世界化为“非人”的世界;将人生变成痛苦与冤孽;将人变为“非人”——天龙八部式的可悲可悯之物。

由是,《天龙八部》一书对人性及人欲的揭露,到了少有的深度;而此书对人世与人生的描绘,也格外令人惊心动魄而又发人深省。

再说另一层,即《天龙八部》的“超度”主题。如果说这部书的人物情节是无人不冤、有情皆孽,那么它的主题思想可以说是大悲大悯、破孽化痴。

《天龙八部》实是一部悲天悯人之作。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书中所有人物及故事给予深刻揭露的同时,又施以真切的悲悯。秦红棉、甘宝宝、王夫人等一千人物,刚出场时都曾给人以不可理喻的不良印象,然而一旦我们了解到她们的人生故事,非但不会坚持认为她们是恶妇,反而会对她们的

人生及爱情遭遇产生深切的同情。更典型的是书中对“四大恶人”的描写。这四个人不仅恶名在外，而且恶行昭彰，甚至他们本身还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从一般的观点看，这四个人是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恶人了，然而在金庸的笔下，每个恶人都有其不被人知的苦痛，一旦予以揭露，便让人感到作者的悲悯之情溢于言表：叶二娘是以忠贞赤诚的情人形象告别人世的；岳老三之死，更证明他是一位无辜的受害者，他对段誉的奇特的感情，令人敬慕；“天下第一恶人”段延庆非但不是生来极恶，而且在小说的最后，也终于因得知段誉是他的儿子而萌发亲情，从而演出了令人感动的一幕。即便是对书中最坏的两个人，即极端无情的康敏以及极端无义的丁春秋，作者亦并非毫无悲悯之心。对鸠摩智、慕容博、萧远山、阿紫、游坦之等等各式各样的非正面人物，作者更是抱有极大的宽宥与同情心，写出他们最终的归宿。这可以说是《天龙八部》与一般武侠小说最大的不同点。

这里我们不得不讨论一个微妙的问题：即《天龙八部》一书的书名取自佛经，书中一些重要人物也皈依佛门，且我们评说小说主题时也使用了佛学的概念（如冤孽与超度），是不是可以说，《天龙八部》的主题便是对佛经的演绎？或者，退一步说，它是不是对某种佛学理念的演绎？——这个问题之所以说微妙，是因为我们既难以全否之，亦难以全是之。

大体上说，《天龙八部》一书的主题思想深受佛家思想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不仅因为它的书名就来源于佛学名词，也因为书中不少地方是借了佛学的观念对人事、人生进行了深刻的观照：“天龙八部”是由佛学而来的一种象征手法；“贪、嗔、欲三毒说”亦贯彻于小说中；人欲即人生/人世的痛苦/冤孽之根源，这也是典型的佛家思想观念；而书中的“超度”，亦有不少是因“了悟”而入佛门的例子（慕容博、萧远山最典型）。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说《天龙八部》一书完全是一部“讲（佛）经”之书。它的悲悯情怀及超度之径固然有一大部分是源于佛学或佛家精神，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其中还有另一种精神在，即现代的人文精神及人文关怀显然不可忽视。

最关键之点，是对人世与人生的最终判断，金庸未依佛学观点，而选择了现代人文主义的观点。按佛家学说及其精神，是该对现存的人世与人生彻底地否定，而《天龙八部》却没有这样做。虽然《天龙八部》中确实充满了痛苦与冤孽、黑暗与血腥，但作者的根本观点仍是立足于对人生、人世的肯定，作者的人生、人世的理想，亦寄予人性及其理智本身，而非西方净土的来世之梦。

具体说，书中的三位主人公的人生选择及其结局便是最好的证明。段誉固然熟读佛经，而且还因为信佛而不愿练武，但他至多只是一位一般意义上的信徒，而非佛家之居士，更无出家为僧之想，原因是他是那样热爱生活，情感真挚而热烈，对王语嫣之爱感天动地，而且无论在江湖中还是在庙堂上，他都有入世的一面。这显然与佛家精神不符。

更有趣的是虚竹。他明明是一位和尚，而且当和尚之心亦始终难以泯灭，但作者借阿紫、逍遥子、天山童姥、西夏公主等人之手，偏偏要让他还俗、娶亲、当逍遥派掌门人兼灵鹫宫主人；而且种种迹象表明，这样的人生恰恰正是作者所要肯定的。小说中对玄慈、虚竹这父子两代和尚的犯淫戒，并未有什么声讨谴责，相反倒是充满了同情与理解。这自然只有在人文主义的观点中才能找到合适的依据。

最能说明问题的当然还是萧峰。他是书中最有光彩、最使人感动和敬慕的人物，而他恰恰是一位彻头彻尾的热心肠的入世者。虽然饱经人世沧桑变故及人生的痛苦困厄，但他的人格精神却从未改变过，他的侠义心肠亦从未动摇过。无论是当丐帮的帮主，还是当大辽的南院大王，无论是失意困厄之时，还是奋发有为之际，他都从未有过遁入空门之想，而始终以济世救人为念。正是他，为了止息宋、辽两国的干戈，而做出了他人不敢亦不能做出之事，最终奉献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的形

象光辉照彻人寰,而他的精神支点及形象特质,显然是一种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正是《天龙八部》一书的真正的主题精义。

关于《天龙八部》的意义,我们不仅需要如上述之“深入”地看,还需要如下之“跳出”来看,这样可以看得更清楚。

所谓“跳出”,就是不只在《天龙八部》一书里面转圈子,而是将《天龙八部》与金庸其他的小说进行比较,这样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认识金庸小说《天龙八部》的意义。

《天龙八部》与其他的金庸小说相比,不仅结构形式有了新的突破,而且思想观念也有了新的提高和发展,明显达到了一个更新、更高的思想境界。

重要例证之一,是由以前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观念,提升为“国际主义”、和平主义的思想境界。一般武侠小说的感人力量,除其侠义精神而外,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也是其重要因素,即站在汉民族、国家的立场上,且以此为价值本位,讲述并称量人物情节,以完成其明确的思想主题。金庸前期小说亦不例外,《书剑恩仇录》写陈家洛及其领导的红花会组织反满复汉的斗争,由民族立场来划分是非正反;《射雕英雄传》更是将郭靖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爱国主义精神发挥到了令人敬仰的高度;《神雕侠侣》中的杨过虽然性格偏激,个人生活方面有些我行我素,但最终还要在大战襄阳时实现他的人生价值,并以此获得踏上华山之巅的资格;《倚天屠龙记》更是以“宝刀屠龙”喻其继承岳飞、郭靖等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张无忌与赵敏这两个不同民族的男女青年的恋爱因而也就变得困厄重重……到了《天龙八部》,作者明确地写了一位契丹英雄萧峰,跳出了狭隘的汉民族主义的“本位”。萧峰的生与死,都浸透了作者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反思,而闪耀着“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思想光辉。有趣的是,萧峰的英雄形象,常使汉族英雄相形见绌并自惭形秽,而直至萧峰为和平而献身,辽国皇帝耶律洪基固然是不理解他所为何来,汉族的英雄壮士亦几乎无一人能真切理解他的胸怀与境界。

重要的例证之二,是由传统的侠义精神向现代的人道主义的发展。我们常说金庸小说的创作道路是“侠气渐消,邪气渐长”——金庸小说的这一发展特征曾受到不少正统派的批评——这种历程及其发展方向,其意义正在于由理想之侠向现实人生/人性的逐渐靠近。杨过的形象虽不如郭靖那么可敬,但却与读者亲近不少,他的“邪气”其实正是他身上的真正的生动的人的气息,明确一点说,是突出了的个性精神;而张无忌,则显然又比杨过更进一步,他更像我们身边的好朋友,而且有趣的是,杨过只不过爱上了比他年长几岁的师父小龙女,而张无忌却居然对蒙古郡主赵敏情有独钟。武当大侠们以为是赵敏这位“小妖女”媚惑了张无忌,实际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张无忌实是情不自禁。到了《天龙八部》,我们看到,这种正邪之分更进一步地被一种明确的人道主义立场所取代,小说中的正面人物的“带头大哥”玄慈大师居然会有“见不得人”的男女私情,而且情人居然是大恶人叶二娘!与之相对的是,大恶人段延庆不仅个人的人生经历大有值得同情之处,而且最终为了刀白风和段誉母子而舍弃恶念更令人感动!如前文所说,这部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大都被悲悯、宽宥,而小说中的正面主人公段誉、虚竹、萧峰亦非白璧无瑕,而是经历了贪、嗔、痴等欲望的囚缚与挣扎,最终才获得自我完善。可以说,《天龙八部》一书在正邪善恶的分野之上,更有一把人道主义的大标尺,因而小说对人性及人生的讲述,达到了罕见的深度。

最后,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天龙八部》一书是金庸小说创作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小说,如“射雕三部曲”等等,其“三维二层”的结构过程,更偏重于传奇—人生—主题的故事层面;而此后的小说,《连城诀》、《侠客行》、《笑傲江湖》等等,则显然更偏重于历史—人性—寓言的层面。可以这样说,

天龙八部

前者是以侠义人生故事为特征，而后者则是以真实人性寓言为特征；而《天龙八部》又正是由侠义人生故事向真实人性寓言过渡的一个成功的典范。

正因为如此，《天龙八部》就需要一读再读，乃至三读四读，所获多少，最终要看读者自己的修为而定。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二日

释名

“天龙八部”这名词出于佛经。许多大乘佛经叙述佛向诸菩萨、比丘等说法时，常有天龙八部参与听法。如《法华经·提婆达多品》：“天龙八部、人与非人，皆遥见彼龙女成佛”。“非人”是形貌似人而实际不是人的众生。“天龙八部”都是“非人”，包括八种神道怪物，因为以“天”及“龙”为首，所以称为“天龙八部”。八部者，一天，二龙，三夜叉，四乾达婆，五阿修罗，六迦楼罗，七紧那罗，八摩呼罗迦。

“天”是指天神。在佛教中，天神的地位并非至高无上，只不过比人能享受到更大、更长久的福报而已。佛教认为一切事物无常，天神的寿命终了之后，也是要死的。天神临死之前有五种征状：衣裳垢腻、头上花萎、身体臭秽、腋下汗出、不乐本座（第五个征状或说是“玉女离散”），这就是所谓“天人五衰”，是天神最大的悲哀。帝释是众天神的领袖。

“龙”是指龙神。佛经中的龙，和我国传说中的龙大致差不多，不过没有脚，有时大蟒蛇也称为龙。事实上，中国人对龙和龙王的观念，主要是从佛经中来的。佛经中有五龙王、七龙王、八龙王等等名称。古印度人对龙很是尊敬，认为水中生物以龙的力气最大，因此对德行崇高的人尊称为“龙象”，如“西来龙象”，那是指从西方来的高僧。古印度人以为下雨是龙从大海中取水而洒下人间。中国人也接受了这种说法，历本上注明几龙取水，表示今年雨量的多寡。龙王之中，有一位叫做沙竭罗龙王，他的幼女八岁时到释迦牟尼所说法的灵鹫山前，转为男身，现成佛之相。她成佛之时，为天龙八部所见。

“夜叉”是佛经中的一种鬼神，有“夜叉八大将”、“十六大夜叉将”等名词。“夜叉”的本义是能吃鬼的神，又有敏捷、勇健、轻灵、秘密等意思。《维摩经》注：“什曰：‘夜叉有三种：一、在地，二、在空虚，三、天夜叉也。’”现在我们说到“夜叉”都是指恶鬼。但在佛经中，有很多夜叉是好的，夜叉八大将的任务是“维护众生界”。

“乾达婆”是一种不吃酒肉、只寻香气作为滋养的神，是服侍帝释的乐神之一，身上发出浓冽的香气。“乾达婆”在梵语中又是“变幻莫测”的意思，魔术师也叫“乾达婆”，海市蜃楼叫做“乾达婆城”。香气和音乐都是缥缈隐约，难以捉摸。

“阿修罗”这种神道非常特别，男的极丑陋，而女的极美丽。阿修罗王常常率部和帝释战斗，因为阿修罗有美女而无美好食物，帝释有美食而无美女，互相妒忌抢夺，每有恶战，总是打得天翻地覆。我们常称惨遭轰炸、尸横遍地的大战场为“修罗场”，就是由此而来。大战的结果，阿修罗王往往打败，有一次他大败之后，上天下地，无处可逃，于是化身潜入藕的丝孔之中。阿修罗王性子暴躁、执拗而善妒。释迦牟尼说法，说“四念处”，阿修罗王也说法，说“五念处”；释迦牟尼说“三十七道品”，阿修罗王偏又多一品，说“三十八道品”。佛经中的神话故事大都是譬喻。阿修罗王权力很大，能力很大，就是爱搞“老子不信邪”、“天下大乱，越乱越好”的事。阿修罗又疑心病很重，《大智度论·卷三十五》：“阿修罗其心不端故，常疑于佛，谓佛助天。佛为说‘五众’，谓有六众，不为说一；若说‘四谛’，谓有五谛，不说一事。”“五众”即“五蕴”，五蕴、四谛是佛法中的基本观念。阿修罗听佛说法，疑心佛偏袒帝释，故意少说了一样。

“迦楼罗”是一种大鸟，翅有种种庄严宝色，头上有一个大瘤，是如意珠。此鸟鸣声悲苦，以龙为

天龙八部

食。旧说部中说岳飞是“大鹏金翅鸟”投胎转世，迦楼罗就是大鹏金翅鸟。它每天要吃一个龙王及五百条小龙。到它命终时，诸龙吐毒，无法再吃，于是上下翻飞七次，飞到金刚轮山顶上命终。因为它一生以龙（大毒蛇）为食物，体内积蓄毒气极多，临死时毒发自焚。肉身烧去后只余一心，作纯青琉璃色。

“紧那罗”在梵语中为“人非人”之意。他形状和人一样，但头上生一只角，所以称为“人非人”，善于歌舞，是帝释的乐神。

“摩呼罗迦”是大蟒神，人身而蛇头。

这部小说以“天龙八部”为名，写的是北宋时云南大理国的故事。

大理国是佛教国家，皇帝都崇信佛教，往往放弃皇位，出家为僧，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据历史记载，大理国的皇帝中，圣德帝、孝德帝、保定帝、宣仁帝、正廉帝、神宗等都避位为僧。《射雕英雄传》中所写的南帝段皇爷，就是大理国的皇帝。《天龙八部》的年代在《射雕英雄传》之前。本书故事发生于北宋哲宗元祐、绍圣年间，公元一〇九四年前后。

天龙八部这八种神道精怪，各有奇特个性和神通，虽是人间之外的众生，却也有尘世的欢喜和悲苦。这部小说里没有神道精怪，只是借用这个佛经名词，以象征一些现世人物，就像《水浒》中有母夜叉孙二娘、摩云金翅欧鹏。

目 录

《天龙八部》总论·····	(1)
释 名·····	(9)
一 青衫磊落险峰行·····	(13)
二 玉壁月华明·····	(34)
三 马疾香幽·····	(57)
四 崖高人远·····	(77)
五 微步縠纹生·····	(102)
六 谁家子弟谁家院·····	(125)
七 无计悔多情·····	(145)
八 虎啸龙吟·····	(165)
九 换巢鸾凤·····	(186)
十 剑气碧烟横·····	(214)
(一一十回目调寄《少年游·本意》)	
十 一 向来痴·····	(236)
十 二 从此醉·····	(258)
十 三 水榭听香 指点群豪戏·····	(282)
十 四 剧饮千杯男儿事·····	(306)
十 五 杏子林中 商略平生义·····	(325)
十 六 昔时因·····	(347)
十 七 今日意·····	(370)
十 八 胡汉恩仇 须倾英雄泪·····	(391)
十 九 虽万千人吾往矣·····	(423)
二 十 悄立雁门 绝壁无余字·····	(446)
(十一—二十四目调寄《苏幕遮·本意》)	
二十一 千里茫茫若梦·····	(459)
二十二 双眸粲粲如星·····	(482)
二十三 塞上牛羊空许约·····	(504)
二十四 烛畔鬓云有旧盟·····	(522)
二十五 莽苍踏雪行·····	(545)
二十六 赤手屠熊搏虎·····	(571)
二十七 金戈荡寇麈兵·····	(586)
二十八 草木残生颅铸铁·····	(608)
二十九 虫豸凝寒掌作冰·····	(629)

天龙八部

三十	挥酒缚豪英·····	(658)
	(二十一—三十回目调寄《破阵子·本意》)	
三十一	输赢成败 又争由人·····	(683)
三十二	且自逍遥没谁管·····	(703)
三十三	奈天昏地暗 斗转星移·····	(724)
三十四	风骤紧 缥缈峰头云乱·····	(747)
三十五	红颜弹指老 刹那芳华·····	(768)
三十六	梦里真真语真幻·····	(792)
三十七	同一笑 到头万事俱空·····	(812)
三十八	糊涂醉 情长计短·····	(830)
三十九	解不了 名缰系嗔贪·····	(850)
四十	却试问 几时把痴心断·····	(873)
	(三十一—四十回目调寄《洞仙歌》)	
四十一	燕云十八飞骑 奔腾如虎风烟举·····	(894)
四十二	老魔小丑 岂堪一击 胜之不武·····	(916)
四十三	王霸雄图 血海深仇 尽归尘土·····	(936)
四十四	念枉求美眷 良缘安在·····	(958)
四十五	枯井底 污泥处·····	(981)
四十六	酒罢问君三语·····	(1005)
四十七	为谁开 茶花满路·····	(1029)
四十八	王孙落魄 怎生消得 杨枝玉露·····	(1047)
四十九	敝屣荣华 浮云生死 此身何惧·····	(1072)
五十	教单于折箭 六军辟易 奋英雄怒·····	(1094)
	(四十一—五十回目调寄《水龙吟》)	
后 记	·····	(1115)
附 录	·····	(1116)

一 青衫磊落险峰行

青光闪动，一柄青钢剑倏地刺出，指向中年汉子左肩，使剑少年不等剑招用老，腕抖剑斜，剑锋已削向那汉子右颈。那中年汉子竖剑挡格，铮的一声响，双剑相击，嗡嗡作声，震声未绝，双剑剑光霍霍，已拆了三招。中年汉子长剑猛地击落，直砍少年顶门。那少年避向右侧，左手剑诀一引，青钢剑疾刺那汉子大腿。

两人剑法迅捷，全力相搏。

练武厅东边坐着二人。上首是个四十左右的中年道姑，铁青着脸，嘴唇紧闭。下首是个五十余岁的老者，右手捻着长须，神情甚是得意。两人的座位相距一丈有余，身后各站着二十余名男女弟子。西边一排椅子上坐着十余位宾客。东西双方的目光都集注于场中二人的角斗。

眼见那少年与中年汉子已拆到七十余招，剑招越来越紧，兀自未分胜败。突然中年汉子一剑挥出，用力猛了，身子微微一晃，似欲摔跌。西边宾客中一个身穿青衫的年轻男子忍不住“嗤”的一声笑。他随即知道失态，忙伸手按住了口。

便在这时，场中少年左手呼的一掌拍出，击向那汉子后心。那汉子向前跨出一步避开，手中长剑蓦地圈转，喝一声：“着！”那少年左腿已然中剑，腿下一个踉跄，长剑在地下一撑，站直身子待欲再斗，那中年汉子已还剑入鞘，笑道：“褚师弟，承让，承让，伤得不厉害么？”那少年脸色苍白，咬着嘴唇道：“多谢龚师兄剑下留情。”

那长须老者满脸得色，微微一笑，说道：“东宗已胜了三阵，看来这‘剑湖宫’又要让东宗再住五年了。辛师妹，咱们还须比下去么？”坐在他上首的那中年道姑强忍怒气，说道：“左师兄果然调教得好徒儿。但不知左师兄对‘无量玉壁’的钻研，这五年来可已大有心得么？”长须老者向她瞪了一眼，正色道：“师妹怎地忘了本派的规矩？”那道姑哼了一声，便不再说下去了。

这老者姓左，名叫子穆，是“无量剑”东宗的掌门。那道姑姓辛，道号双清，是“无量剑”西宗掌门。

“无量剑”原分东、北、西三宗，北宗近数十年来已趋式微，东西二宗却均人材鼎盛。“无量剑”于五代后唐年间在南诏无量山创派，掌门人居住无量山剑湖宫。自于大宋仁宗年间分为三宗之后，每隔五年，三宗门下弟子便在剑湖宫中比武斗剑，获胜的一宗得在剑湖宫居住五年，至第六年上重行比试。五场斗剑，赢得三场者为胜。这五年之中，败者固然极力钻研，以图在下届剑会中洗雪前耻，胜者也是丝毫不敢松懈。北宗于四十年前获胜而入住剑湖宫，五年后败阵出宫，掌门人一怒而率领门人迁往山西，此后即不再参预比剑，与东西两宗也不通音问。三十五年来，东西二宗互有胜负。东宗胜过四次，西宗胜过两次，那

一个铁青着脸，一个神情得意，不仅点明局势，也能看出两人心性浅薄。

青衫青年为何突兀发笑？主人公性格与众不同。

道姑如此量窄，泄露本派机密，怎配住无量山？

天龙八部

龚姓中年汉子与褚姓少年相斗，已是本次比剑中的第四场，姓龚的汉子既胜，东宗四赛三胜，第五场便不用比了。

西首锦上所坐的则是别派人士，其中有的是东西二宗掌门人共同出面邀请的公证人，其余则是前来观礼的嘉宾。这些人都是云南武林中的知名之士。只坐在最下首的那个青衣少年却是个无名之辈，偏是他在那龚姓汉子佯作失足时嗤的一声笑。

这少年乃随滇南普洱老武师马五德而来。马五德是大茶商，豪富好客，颇有孟尝之风，江湖上落魄的武师前去投奔，他必竭诚相待，因此人缘甚佳，武功却是平平。左子穆听马五德引见之时说这少年姓段，段姓是大理国的国姓，大理境内姓段的成千成万，左子穆当时听了也不以为意，心想他多半是马五德的弟子，这马老儿自身的功夫稀松平常，调教出来的弟子还高得到哪里去，是以连“久仰”两字也懒得说，只拱了拱手，便肃入宾座。不料这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竟当左子穆的得意弟子佯出虚招诱敌之时，失笑讥讽。

“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说得甚是，以后不知多少麻烦由此引起。

当下左子穆笑道：“辛师妹今年派出的四名弟子，剑术上的造诣着实可观，尤其这第四场我们赢得更是侥幸。褚师侄年纪轻轻，居然练到了这般地步，前途当真不可限量，五年之后，只怕咱们东西两宗得换换位了，呵呵，呵呵！”说着大笑不已，突然眼光一转，瞧向那段姓青年，说道：“我那劣徒适才以虚招‘跌扑步’获胜，这位段世兄似乎颇不以为然。便请段世兄下场指点小徒一二如何？马五哥威震滇南，强将手下无弱兵，段世兄的手段定是挺高的。”

马五德脸上微微一红，忙道：“这位段兄弟不是我的弟子。你老哥哥这几手三脚猫的把式，怎配做人家师父？左贤弟可别当面取笑。这位段兄弟来到普洱舍下，听说我正要到无量山来，便跟着同来，说道无量山山水清幽，要来赏玩风景。”

左子穆心想：“他若是你弟子，碍着你的面子，我也不能做得太绝了，既是寻常宾客，那可不能客气了。有人竟敢在剑湖宫中讥笑‘无量剑’东宗的武功，若不教他闹个灰头土脸的下山，姓左的颜面何存？”当下冷笑一声，说道：“请教段兄大号如何称呼，是哪一位高人的门下？”

无量剑门下无器量。

那姓段青年微笑道：“在下单名一誉字，从来没学过什么武艺。我看到别人摔跤，不论他真摔还是假摔，忍不住总是要笑的。”左子穆听他言语中全无恭敬之意，不禁心中有气，道：“那有什么好笑？”段誉轻摇手中折扇，轻描淡写的道：“一个人站着坐着，没什么好笑，躺在床上，也不好笑，要是躺在地下，哈哈，那就可笑得紧了。除非他是个三岁娃娃，那又作别论。”左子穆听他说话越来越狂妄，不禁气塞胸臆，向马五德道：“马五哥，这位段兄是你的好朋友么？”

一个无量，一个无知。段誉火上浇油，也是性格所致。

马五德和段誉也是初交，完全不知对方底细，他生性随和，段誉要同来无量山，他不便拒却，便带着来了，此时听左子穆的口气甚是着恼，势必出手便极厉害，大好一个青年，何必让他吃个大亏？便道：“段兄弟和我虽无深交，咱们总是结伴来的。我瞧段兄弟斯斯文文的，未必会什么武功，适才这一笑定是出于无意。这样罢，老哥哥肚子也饿了，左贤弟赶快整治酒席，咱们贺你三杯。今日大好日子，左贤弟何必跟年轻晚辈计较？”

左子穆道：“段兄既然不是马五哥的好朋友，那么兄弟如有得罪，也不算是扫了马五哥的金面。光杰，刚才人家笑你呢，你下场请教请教罢。”

那中年汉子龚光杰巴不得师父有这句话，当下抽出长剑，往场中一站，倒转剑柄，拱手向段誉道：“段朋友，请！”段誉道：“很好，你练罢，我瞧着。”仍是坐在椅中，并不起身。龚光杰登时脸皮紫胀，怒道：“你……你说什么？”段誉道：“你手里拿了一把剑这么东晃来西晃去，想是要练剑，那么你就练罢。我向来不爱瞧人家动刀使剑，可是既来之，则安之，那也不妨瞧着。”龚光杰喝道：“我师父叫你这小子也下场来，咱们比划比划。”

段誉轻挥折扇，摇了摇头，说道：“你师父是你的师父，你师父可不是我的师父。你师父差得动你，你师父可差不动我。你师父叫你跟人家比剑，你已经跟人家比过了。你师父叫我跟你比剑，我一来不会，二来怕输，三来怕痛，四来怕死，因此是不比的。我说不比，就是不比。”

他这番话什么“你师父”“我师父”的，说得犹如拗口令一般，练武厅中许多人听着，忍不住都笑了出来。“无量剑”西宗双清门下男女各占其半，好几名女弟子格格娇笑。练武厅上庄严肃穆的气象，霎时间一扫无遗。

龚光杰大踏步过来，伸剑指向段誉胸口，喝道：“你到底是真的不会，还是装傻？”段誉见剑尖离胸不过数寸，只须轻轻一送，便刺入了心脏，脸上却丝毫不露惊慌之色，说道：“我自然真的不会，装傻有什么好装？”龚光杰道：“你到无量山剑湖宫中来撒野，想必是活得不耐烦了。你是何人门下？受了谁的指使？若不直说，莫怪大爷剑下无情。”

段誉道：“你这位大爷，怎地如此狠霸霸的？我平生最不爱瞧人打架。贵派叫做无量剑，住在无量山中。佛经有云：‘无量有四：一慈、二悲、三喜、四舍。’这‘四无量’么，众位当然明白；与乐之心为慈，拔苦之心为悲，喜众生离苦获乐之心曰喜，于一切众生舍怨亲之念而平等一如曰舍。无量寿佛者，阿弥陀佛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他唠唠叨叨的说佛念经，龚光杰长剑回收，突然左手挥出，拍的一声，结结实实的打了他一个耳光。段誉将头略侧，待欲闪避，对方手掌早已打过缩回，一张俊秀雪白的脸颊登时肿了起来，五个指印甚是清晰。

这一来众人都是吃了一惊，眼见段誉漫不在乎，满嘴胡说八道的戏弄对方，料想必是身负绝艺。那知龚光杰随手一掌，他竟不能避开，看来当真是全然不会武功。武学高手故意装傻，玩弄敌手，那是常事，但决无不会武功之人如此胆大妄为的。龚光杰一掌得手，也不禁一呆，随即抓住段誉胸口，提起他身子，喝道：“我还道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那知竟是个脓包！”将他重重往地下摔落。段誉滚将出去，砰的一声，脑袋撞在桌子脚上。

马五德心中不忍，抢过去伸手扶起，说道：“原来老弟果然不会武功，那又何必到这里来厮混？”

段誉摸了摸额角，说道：“我本是来游山玩水的，谁知道他们要比剑打架了？这样你砍我杀的，有什么好看？还不如瞧人家耍猴儿戏好玩得多。马五爷，再见，再见，我这可要走了。”

能言善辩，惹人发笑。

慈、悲、喜、舍四无量，是佛学宗旨，也是本书主题。